高力士外傳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高力士外傳　唐
唐太原郭湜撰

高力士於太宗陵寢宮，見小梳箱一、柞木梳一、黑角篦一、草根刷子一，歎曰：「先帝首建義旗，新正皇極，十有餘載，方致昇平，隨身服用，惟留此物，將欲傳示孝孫，永存節儉。」具以奏聞。上至陵日，山川雷隱，草木風生，陳千官朝見之儀，具九賓宗祀之禮。禮畢，俯伏流涕，若不自勝。須臾，聞鼓聲四振，雲霧朗清，萬歲之聲，豈惟於遠近。一人之孝，固通於神明，不可得而稱也。至寢宮，問曰：「所留示朕者何在？」力士趨入，捧跪上。上跪奉肅敬，如不可勝，曰：「夜光之珍，垂　　之璧，將以喻此，曾何足言！」即命史官書之典冊。

二十三年後，上忽言曰：「朕親主六合，二十餘年，兩都往來，甚覺勞弊。欲乂住關內，其可致焉？」三問羣臣，卿士皆云：「江淮漕運，轉輸極難，臣等愚蒙，未知爲計。」上甚不悅。後李林甫用紫裴曜之謀，爰興變造，牛仙客取彭果之計，首建和糴，數年之中，甚覺寬貸。

上因大同殿思神念道，左右無人，謂高公曰：「朕自住關內，向欲十年，俗阜人安，中外無事。高止黃屋，吐故納新，軍國之謀，委以林甫，卿謂知何？」高公頓首曰：「臣自二十年已後，陛下頻賜臣酒，往往過度，使染風疾，言辭倒錯，進趨無恒。十年已來，不敢言事。陛下不遺鄙賤，言訪芻蕘，縱欲上陳，無裨聖造。然所聞、所見，敢不竭誠。且林甫用變造之謀，仙客建和糴之策，足堪救弊，未可長行。恐變正倉盡，即義倉盡，正、義俱盡，國無旬月之蓄，人懷饑饉之憂。和糴不停，即四方之利不出公門，天下之人盡無私蓄，棄本逐末，其遠乎哉？但順動以時，不逾古制，征稅有典，自合恒規，則人不告勞，物無虛費。軍國之柄，未可假人；威權之聲，振於中外。得失之議，誰敢興言？伏惟陛下圖之。」上乃言曰：「卿十年已來，不多言事。今所敷奏，未會朕心。」乃頓首曰：「臣生於夷狄之國，長自升平之代。一承恩渥，三十餘年。嘗願粉骨碎身，以裨玄化；竭誠盡節，上答皇慈。頃緣風疾所侵，遂使言辭舛謬。今所塵黷，不稱天心，

合當萬死。頓首！頓首！」上曰：「朕與卿休戚共同，何須憂慮？」命左右曰：「即置酒爲樂，無使懷憂。」左右皆稱「萬歲」。從此便住內宅，不接人事。及開元之末，天寶之初，陳希烈上玄元之尊，田同秀獻寶符之瑞。貴妃受寵，外戚承恩。羅吉、張俞興黨錮之獄，楊、裴、韋、李受無狀之誅。五六年間，道路以目，禄山之禍，自此興焉。

至十年，上又言曰：「朕年事漸高，心力有限，朝廷細務，委以宰臣，藩戎不警，付之邊將。自然無事，日益寬閑，卿謂如何？」高公曰：「比在內宅，不知時議。近於閤門外，見諸道奏事人說雲南頻有喪律，陛下何以禦之？北兵近甚精強，陛下何以制之？但以皇威遠震，聖澤傍流，足以吞食鯨鯢，翦滅封豕。諸餘纖介，曾何足云！臣恐头無備於不虞，卒有成於滋蔓，然後禁止，不亦難乎？」上曰：「卿之所疾，漸亦痊除。今日奏陳，雅符朕意。近小有疑慮，所以問卿。卿愼勿言，杜復泄露，應須方便，然可改張。」高公頓首謝曰：「以陛下至聖，微臣至愚，幸契天心，不勝欣慶。」其後楊、李爭權，競相傾奪；王、邢不軌，咸就誅夷。

十二年冬，林甫云亡，國忠作相。先酬宿憾，林甫被琢棺之刑；寧俟後圖，國忠播宣淫之恥。

十三年秋，大雨晝夜六十日。陳希烈罷相，韋見素持衡。上因左右無人，謂高公曰：「自天寶十年之後，朕數有疑，果致天災，以殃萬姓。雖韋、陳改轍，楊、李殊塗，終未通朕懷。卿惣無言，何以爲意？」高公伏奏曰：「開元二十年已前，宰臣授職，不敢失墜，邊將承恩，更相戮力。自陛下威權假於宰相，法令不行；災眚備於歲時，陰陽失度。縱爲軫慮，難以獲口。臣不敢言，良有以也。」上头而不答。

十四年冬，安禄山作逆，起自范陽，私聚甲兵，假稱朝貢，囚李芝於眞定，劫光翽於太原。長驅兩河，將吞九鼎，蕞爾戎羯，乘我不虞。國家头致昇平，不脩兵甲，卒征烏合之衆，以禦必死之軍。遂使張介然喪律於陳留，封常清棄甲於汜水。東京已陷，西土猶寧。有詔斬封、高於驛前，鎭哥舒於關上。交鋒縱鏑，向歷半年，斬將搴旗，不逾信宿，兵疲師老，衆潰親離。國忠促哥舒之軍，務令速進火拔；冀禄山之黨，更却先投。烽火遍照於川原，羽書交馳於道路。西京於焉失守，萬姓及此騷然。

十五載六月十二日，有詔移仗未央宮。十三日，有詔幸巴蜀。至延秋門外，上駐馬謂高公曰：「卿往日之言，是今日之事。朕之曆數尚亦有餘，不須憂懼。」扈從至馬嵬山，百姓驚惶，六軍奮怒。國忠方進，咸即誅夷；虢國、太眞，一時連坐。

肅宗減隨駕兵馬，復至咸陽，未振軍容，師徒小却，長驅卒乘，北至朔方。七日，萬人勸進，讓不獲已，乃即皇帝位於靈武，八月，尊太上皇於成都，改元爲至德元年。成都宣赦，上皇謂高公曰：「我兒嗣位，應天順人，改元至德，孝乎惟孝。卿之與朕，亦有何憂？」高公伏奏曰：「陛下躬親庶務，子育黔黎，四十餘年，天下無事。一朝兩京失守，萬姓流亡。西蜀、朔方，皆爲警蹕之地；河南、漢北，盡爲征戰之塲。天下之臣，莫不增痛。陛下謂臣曰：『卿之與朕，復何憂哉？』臣未敢奉詔。臣聞主憂臣辱，主辱臣死，死辱之義，職臣之由。臣不孝、不忠，尚存餘喘，親蒙曉諭，戰懼伏深。」

初，上過利州，西臨蜀都，徃來表疏，道路相望。知兩京有克復之期，兆人佇來蘇之慶。仍皇情未暢，臣下多虞。及出劒門到巴蜀，井邑、氣　　、風雲，與中國而頗殊，對偏方而增恨，應霑扈從，皆同此心。賴節度使崔圓以忠懇至誠，恐皇恩軫慮，凡所進奉，不越時宜，應修殿宇，不勦人力。上爲之悅，左右皆稱「萬歲」。上曰：「崔圓可謂大臣歟！」即日拜相。西南之俗，無不欣然。後崔相欲赴行在，未測聖情。上覺其憂懼，謂高公曰：「朕觀崔圓，器宇冲邃，理識弘通，比諸宰臣，無出其右。若得　　見，必倍承恩。」後果如上言。且蜀中風土，有異中原，秋熱冬溫，晝晴夜雨，事之常也。及駕出劒門到巴蜀，氣　　都變，不異兩京。九月十九日，霜風振厲，朝見之時，皆有寒色。詔即令着袍。至二十一日，百官盡衣袍立朝，不依舊式。每奏事人來徃兩京，動靜無不盡知。

二年正月，禄山爲子慶緒所殺，慶緒僞立。　　謀逆計，主以嚴莊；僞勅僞書，出於高尚。但置酒爲樂，餘無所圖。上謂高公曰：「皇帝头在鳳翔，兵威大震，　　徒逆黨，即應殄滅。」高公伏奏曰：「逆賊背天地之恩，恣豺狼之性，更相魚肉，其可头乎？」九月，皇帝在鳳翔，元帥廣平王、中書令郭子儀驅百萬之熊羆，吞二京之蚊蚋，不逾旬月，收復兩都。慶緒北走於鄴中，王師續圍於城下。

至乾元元年，慶緒爲逆賊史思明所殺，王師失利，再陷洛陽。李光弼作鎮於河陽，郭英乂次安於虢路。上元元年，爲子朝義所殺。至寶應元年，却收洛陽。朝義奔走，不知所在。上皇謂高公曰：「安、史二逆賊，父子相次伏誅，豈非天地神明之所殛罰也！」高公曰：「皇帝聖化，口口無窮，陛下仁德，福流萬葉。凡是　　醜，自合誅夷，不勝慶快之至。」

初，至德二年十一月，詔迎太上皇於西蜀。十二月，至鳳翔，被賊臣李輔國詔外隨駕甲

仗。上皇曰：「臨至王城，何用此物？」悉令收付所由。欲至城，皇帝具儀仗出城迎　　。二聖相見，泣涕头之，傾城道俗，一時忭舞。便於興慶宮安置。

乾元元年冬，上皇幸温泉宮。二十日，却歸，因此被賊臣李輔國陰謀不軌，欲令猜阻，更樹勳庸，移仗之端，莫不由此。輔國趨馳末品，小了纖人，一承攀附之恩，致位雲霄之上。聖上屬殘孽未殄，蒼生不安，貪惣軍戎，冀清海內，不暇揀擇左右，屏棄回邪，遂使輔國熒惑兩宮，口傷萬姓，恣行威福，不懼典刑。上元元年七月，太上皇移仗西內安置，高公竄謫口州，皆輔國之計也。

上皇在興慶宮，先留廐馬三百疋。欲移仗前一日，輔國矯詔，索所留馬，惟留十疋。有司奏陳，上皇謂高公曰：「常用輔國之謀，我兒不得終孝道。明早向北內。」及曉，至北內，皇帝使人起拜云：「兩日來疹病，不復親起拜伏，伏願且留喫飯。」飯畢，又曰：「伏願且歸南內。」行欲至夾城，忽聞戛戛聲。上驚迴顧，見輔國領鐵騎數百人，便逼近御馬。輔國便持御馬，高公驚下，爭持曰：「縱有他變，須存禮儀，何得驚御？」輔國叱曰：「老翁大不解事，且去！」即斬高公從者一人。高公即攏御馬，直至西內安置。自辰及酉，然後老宮婢十數人，將隨身衣物至，一時號泣。上皇止之：「皆輔國矯詔之所爲也，聖上寧得知之乎？」上皇謂高公曰：「興慶是吾王地，吾頻讓與皇帝，皇帝仁孝，不受。今雖爲輔國所制，正愜我本懷。進御人令撤肉，便處分尚食。明日已後，不須進肉食。」

每日上皇與高公親看掃除庭院，芟薙草木，或講經論議，轉變說話，雖不近文律，終冀悅聖情。經十餘日，高公患瘧，勑於功臣閣下避瘧。日晚，聞門外有人問，稱是「啖庭瑤」，云：「聖人喚阿翁，問曾見太上皇未？」曰：「見了。」高公亦不敢辭，即隨庭瑤至閤門外，日晚見內養將一卷文書狀，云：「使看畧見少多。」皆是罷職，却被索將附奏云：「臣合死已头，聖恩含忍，容至今日，所看事狀，並不曾聞。伏願得親辭聖顏，然後受戮，死亦無恨。」明日，有制：「力士潛通逆黨，曲附　　徒，旣懷梟獍之心，合就鯨鯢之戮。以其头侍帷幄，頗效勤勞，且捨殊死，可除名長流口州。」九月三十日，至口州，隨身手力不越十人，所餘衣糧纔至數月。殷憂待罪，首尾三年。

經一年，忽見本道觀察第五國珍謫至夷州，與第五相飲賦詩，曰：「煙燻眼落膜，瘴染面朱虞。」謂同病曰：「宰相猶如此，餘何以堪？」左右聞之，皆爲揮涕。又於園中見薺菜，土人不解喫，更賦詩曰：「兩京秤斤買，五溪無人採。夷夏雖有殊，氣味應不改。」使拾之爲羹，甚美。或登山臨水，以永終日。

至元年建辰月，有制流人一切放還。至建巳月，二聖昇遐，今上即位，改元爲寶應元年。六月，口州二聖遺詔到，號天叩地，悲不自勝。制服持喪，禮過常度。每一號慟，數迴氣絕。晝夜無時，傷感行路，恨不得親奉陵寢，而使永隔幽明。哀毀旣深，哽咽成疾。七月，發口山至朗州。八月，病漸亟，謂左右曰：「吾年已七十九，可謂壽矣。官至開府儀同，可謂貴矣。旣貴且壽，死何恨焉？所恨者，二聖昇遐，攀號不迨，孤魂旅櫬，飄泊何依。」泣下霑襟，視之盡血，言畢，以寶應元年八月十八日，終於朗州開元寺之西院。遠近聞之，莫不傷歎。九月，靈櫬發朗州。十一月，至襄州。有詔令復舊官爵，追贈廣州都督，喪事行李，一切官給，陪葬玄宗陵。

高公所生母麥氏，即隋將鐵杖曾孫。始與母別時年十歲，母撫其首，泣曰：「與汝分別，再見無時，然汝胸上七黑子，他人云必貴。吾若不死，得重見，記取此言。汝常弄吾臂上雙金環，吾亦留看待見。汝伺之，愼勿忘却。」即與決別。向三十年後，知母在瀧州，雖使人迎　　，終不敢望見。及到，子母並不相識。母問曰：「與汝別時，記語否？」「胸前有黑子。」母曰：「在否？」即解衣視之，母亦出金環示之，一時號泣，累日不止。上聞，登時召見，封越國夫人，便於養父母家安置，十餘年後卒，葬東京原。燕公誌墓曰：「驗七里星於子心，辨雙環於母臂。」即此事也。其妻東平吕氏，故歧岐州刺史玄悟之女，躬行婦道，有逾常禮。

大理司直太原郭湜曰：李輔國謬承恩寵，竊弄威權，蒙蔽聖聰，恣行　　醜。所持刑憲，皆涉回邪，即有敬、毛、裴、畢之流，起周代索丘之獄，旣無所措，難以圖存，使天下之心，自然搖矣。但經推案，先没家貲，不死則流，動逾千計。黔中道此一色尤多，則三故相，裴冕、張鎬、第五琦是也；一大夫，賀蘭進明是也；六中丞，鄭叔清、暢灌、韋利見、皇甫鋭、張萬頃、毛若虚是也；七御史，李融、屈無易、孫昌胤、孫瑩、宋晦、嚴鋭、畢曜是也；三員外，張渭、張之緒、李宣是也；一左丞，皇甫銑是也；一郡王，瑀是也；一開府，力士是也。遺、評、補、博、卿、監、司、舍、將軍、列卿、州牧、縣宰已下，散在諸郡，不可盡紀。從至德至寶應，向二千人，及承恩放還，十二三矣。嗟乎！淫刑以逞，誰得無罪！湜同病者，報以誌之，況與高公俱嬰譴累，每接言論，敢不書紳。豈謂懷輔弼之元勳，當休明之聖代，卒爲讒佞所惡，生死銜　　，悲夫！

高力士外傳終　　埭川顧氏家塾梓行

此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

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